

“文物自介书”系列报道

他们的名字叫“渡江烈士” ——东冲渡江烈士墓



怀宁县洪铺镇洪镇街道居委会东冲组渡江烈士之墓。 通讯员 汪越 摄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6万人。也就是说,大多数烈士,是无名烈士。

清明将近,让我们一起追忆在怀宁县洪铺镇牺牲的五位无名烈士——既是纪念他们,也是纪念所有英烈——无论他们的姓名是否为世人所知晓。

那是1949年,也是一个春光明媚的3月,那时候活跃在安庆各地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肃清北岸残敌,保证大军渡江无后顾之忧。

“五烈士”所在部队,要肃清的“残敌”,正是国民党顽固派中的顽固派、桐怀潜联防特区公署上校主任林洵,及其党羽。

对于熟悉桐城和怀宁党史的朋友来说,林洵是非常有名的,当然,是恶名。要了解“五烈士”为何而牺牲,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绰号“林大麻子”的反派,到底做了哪些恶。

1948年春,国民党设置桐怀潜联防特区公署。这个“桐怀潜”,并不是指桐城、怀宁、潜山全境,而是指三县交界区域。桐怀潜联防特区公署的驻地,就在三县交界的青草塆(今桐城市青草镇)。作为这个反动机构的负责人,林洵此时才正式开始走上万劫不复的反派之路。

1948年了,还能掀起什么风浪吗?

须知,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其中多数还对时局缺乏清醒的认知。是年7、8月份,大别山地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已经非常少了,反动派已经虚弱到无力再对桐怀潜一带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大麻子”却依然在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到任青草塆后,他很快纠集起一支数百人的所谓联防队,并勾结大会,经常配合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腹心区进行扫荡。

仅仅在1948年的7月,“林大麻子”就欠下人民好几笔血债。

7月上旬,林洵部两名混入我方桐潜武工队的特务,杀害了武工队小分队队长段维臣后携枪逃跑。

7月下旬,林洵率其联防队配合桂系176师528团于拂晓前设伏,包围了西大路以西的汤家屋。当时,第3区(当时陶冲驿到江家岭、小河沿、青草塆一带为第3区)书记常全鱼、区长彭年、副书记赵福堂、副区长张旭初等人及区干队正宿营在汤家屋。当四面响起激烈的枪声时,彭年急忙组织突围。因敌人火力太猛,又占有利地形,彭年和20多名区干队员牺牲,区助理员李舜杰、方贻祥负伤。

不久后,新任区长高荣和区干队队长刘元祥等11人,从青草塆夜间活动返回营地,到界牌石时天已快亮,便在界

牌石后山腰的一个小村庄隐蔽下来,不料遭到林洵联防队的包围袭击,哨兵汤昌荣当场牺牲,战士李希贵被俘后遭杀害。战后,凶残的林洵还将李希贵的头挂在树上,其状惨不忍睹。

不难发现,林洵是狡猾的。无论是派特务打入我方搞破坏,还是设伏攻击我方武装力量薄弱的基层干部,都说明他不仅仅是个恶人,还是个一肚子坏水的恶人。实际上,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青草镇的老年人依旧能讲出许多“林大麻子”的恶行来:杀人如麻、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不过,狡猾的恶人多了去了,“林大麻子”的智商还算不上十分突出的。在其所作所为让皖西二地委及桐潜县委做出坚决反击的决定后,林洵反动武装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就在7月底,林洵又一次带着他的联防队到陶冲驿、江家岭一带掳掠时,被我桐潜独立团伏击。在面对我方稍强的武装力量时,这帮作恶多端的联防队很快被击溃。可惜的是,林洵没抓着。

众所周知,在遇到不好抓的狡猾老鼠时,可以换一个思路处理,比如:把它的老窝给端了。

1948年秋,皖西二分区政委张伟群率领3纵8旅24团及桐潜独立团一部攻打国民党青草土顽据点。

不过,青草塆不只有“林大麻子”和他的联防队,还有桂系军队一个营、安徽省保安团一个连,附近还聚集着反动会道门组织“大会”的一部分信徒。

此次战斗我军做了周密的部署,包括分两路包抄合围,提前破坏电话线截断守敌与桐城、安庆及外地的联系等。总攻开始前,我军还先端掉了“大会”总香堂。这一段必须说一下,我军自然也知道“大会”会众大多是被蒙蔽的农民,因此反复喊话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奈何他们被洗脑太深,依旧在头领的操纵下向我军冲杀过来。当然,他们只是被洗脑,并不傻。在我军战士被迫开枪还击,有人中枪倒下证明“刀枪不入”是鬼话之后,大多数人扔下武器,一哄而散。

随后,我军对青草据点的总攻也随即开始。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据点被胜利攻克。郁闷的是,林洵还是没抓到。

1949年3月,如丧家之犬的林洵,已

经逃到了洪家铺(今怀宁县洪铺镇)。这家伙龟缩到日军遗留的碉堡里,并设兵据守,妄图寻找机会渡江南逃。

债还没还,往哪逃!更何况,眼瞅着大军就要渡江了,哪能留这种祸害在江北?

3月23日,我安徽独立师37团1、2两营分两路进剿,一路追击林洵部,一路沿总铺方向包抄。战斗打响不久,林洵即率百余人钻进碉堡。其余守敌于24日黄昏逃窜,途中为我军歼灭。

后续的战斗,主要是围攻碉堡。碉堡共有三层,每层面积大约20多平方米,墙体厚度将近一米,用糯米稀饭、石灰、黄土搅拌筑成,非常坚固。

在两天多的时间里,我军先后采取了几个攻击方案如登梯、火攻、炮轰均未奏效。直到27日拂晓,我军才终于在碉堡底部炸出一个可供人通过的缺口。怎么炸开的呢?有记载讲是炮击,也有记载是用的炸药包。无论如何,有了缺口,我军迅速冲锋打了进去,很快占领碉堡。

这一次,不再有“可惜”或“郁闷”,“林大麻子”终于死在了碉堡里。此战,我军击毙敌首林洵等共30多人,俘敌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令人痛心的是,5名解放军勇士于此役壮烈牺牲,遗体被就近安葬于战场附近的一处名叫东冲的山冲。

保护人说文物:

“五烈士”的墓地,位于怀宁县洪铺镇洪镇街道居委会东冲组。在2022年怀宁县人民政府所立的墓碑上,刻有“渡江烈士之墓”六个大字——他们虽然倒在的渡江战役打响之前,但也是为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而牺牲。

“为了维护好烈士墓及周边环境,我们定期组织人员清扫枯枝、落叶,割除杂草,擦拭烈士墓碑等,经费由镇政府保障。”洪铺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丁开杰介绍,在做好烈士墓保护工作的同时,该镇还在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类庄严有意义的纪念活动,倡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广泛参与,激发缅怀英烈、铭记历史的爱国情怀。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赵林玉

一周文化热点

“马面裙火爆”意味着什么

新一轮的国潮穿搭从去年蔓延到今年,站在风口的当属马面裙。可以说,马面裙以一己之力,将汉服风从小众吹向了更多国民。近期,有权威媒体报道,在国内一知名社交平台上,与马面裙相关的笔记超过100万篇,相关商品超过56万件。在短视频平台,一众与马面裙相关的话题播放量破亿次。爆火的马面裙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2023年之前,“汉服热”还局限在固定的汉服爱好者圈子里,很难走进一般民众的生活。2023年,简洁干练、气势如虹的中国传统服饰马面裙突然爆火网络。一些社交媒体博主甚至发起了马面裙挑战,他们身穿马面裙在世界各地打卡,也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所熟知,并且成为不少人日常逛街、通勤的时尚单品。

马面裙的火爆带动了中国汉服市场规模的扩大。有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汉服市场规模达144.7亿元,预测2027年有望达到240亿元左右。马面裙“出圈”后不仅热度不减,还带动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服装样式的出圈。例如,在汉服流行潮流的带

动下,山东曹县在短时间内迅速兴起一条汉服纺织产业链,截至目前,该县共有汉服企业超2000家,近10万名汉服从业者。

有学者指出,马面裙等国潮产品的火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审美带有跨越时空的魅力,而这经久不衰的流行趋势更彰显了当代年轻人的文化自信。从最初的“汉语热”到“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再到如今的“汉服热”“国潮风”,无一不体现出国人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敬仰和传承。

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传统的热爱并非一味复古,守正创新才是应有之义。也只有守正创新,才能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活力。比如,传统马面裙通常以纯色或简单的图案为主,而现代马面裙将山水、花鸟、龙凤等融入图案设计中,呈现出更加多样的图案和鲜艳的色彩。传统马面裙通常采用丝绸、棉布等材质,如今生产企业尝试将各种新型面料运用到马面裙的制作中,让现代马面裙更加舒适、更适合日常穿搭。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文化传真

安庆作家进皮山 文化润疆“香”满园

本报讯 3月26日,宿松县程集中学青年教师肖丁丁正在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皮山县第一中学师生进行别开生面的作文远程讲座。

“文化交流是心灵的交融,是智慧的碰撞,更是友谊的播种。肖丁丁老师与皮山一中的师生们共聚一堂,分享写作的奥妙和文化的魅力,不仅是对皮山教育的有力支持,更是对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的生动践行。”程集中学党总支书记夏毕华说。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讲嘉宾,肖丁丁以《中考作文如何写美》为主题,围绕内容的美、结构的美以及语言的美,为皮山一中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场深入浅出、精彩纷呈的文学讲座。他通过深入剖析皮山一

中9位学生的作品,不仅进行了针对性的升格指导,还以赠诗的形式对学生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赞赏和鼓励。肖作家的讲座内容充实、形式新颖,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写作热情和对文学的热爱。

程集中学与皮山一中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友谊之花一直绽放。程集中学原教研处副主任张志超就曾任皮山一中支教一年,受到了新疆当地师生的一致好评。

“这是以文化为纽带,共同书写教育事业的精彩篇章,为推动两地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程集中学教师方笑亮说。

(通讯员 司舜 吴金旺 全媒体记者 许娟)

汪向军： 讲家乡故事 传龙眠文化

本报讯 初见桐城市政协龙眠街道联络组联络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汪向军时,他正趴在桌上做着学习笔记。

“一直以来,我都与山结缘。”汪向军这样和记者说道。出生在孔城镇跃进村的汪向军,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就在孔城镇桐梓山脚下,毕业后去了大连的旅顺口当兵,没想到他当时的部队也在山里,回来安置在原白乡政府工作。2006年10月,由原南演街道、太平街道、白马乡、龙眠乡合并成为龙眠街道。从桐梓山脚下走出来的汪向军,此刻又与一座山结下不解之缘,那就是龙眠山。

在龙眠街道工作期间,汪向军发现,许多成就斐然的文学、绘画艺术家,都在龙眠山水中接受抚慰、体悟生命后,写出那些流芳百世的诗词文章。于是,他决定也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去写一写关于龙眠山的文章。

为促进龙眠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数十年来,汪向军一直默默用笔镜头记录着。他曾

独自一人驾车走进云门,写下《巉岩》《听泉》《宝山湾》等文字;雨天,在龙眠山的灌木丛中,静静聆听碾玉峡的“碾玉之声”,创作出《“龙眠蓬莱”碾玉峡》;他在龙眠山深处的双龙井瀑布,看见峡谷里奇形异头、清澈泉水,分别写下《双龙井的石头》《双龙井的水》;在龙眠山腹地的双溪汪向军分别创作出《去双溪响水崖听水响》《寻访赐金园》《蒲庄,张廷玉的安息之地》《黟县圆阳庵记》等游记散文。在他看来,这些不会说话的峡谷、山石、流水却都在讲述着关于桐城历史文化和龙眠山的故事。粗略统计,汪向军每年进出龙眠山20余次,写下龙眠山游记散文10余篇,近2万字。

“我很庆幸在龙眠街道工作,并与龙眠山结缘。今年是龙年,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龙眠山,走进龙眠山。在这片土地上成长,你很难不去热爱它所蕴含的文化和精神,而我只是其中一位罢了。”汪向军说道。

(全媒体记者 许娟)

清明祭英烈

3月28日,迎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党员干部和中小學生来到宜秀区五横乡两弹元勋邓稼先故居,开展“清明追思祭英雄”主题教育活动,向为祖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伟大贡献,将自己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祖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鞠躬致敬,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杨磊 摄



二胡响 把戏唱 唱响普法“小课堂”

“大家好,今天潘老师要给大家来一段关于妇女维权知识的小戏曲。”章赛男说道。

伴随二胡声响起,今年80岁的潘金华老人,缓缓走进人群中央,由其改编的关于妇女维权知识的黄梅戏,唱响起来。“这词都是我们妇女的权益,可得记下来,不能忘了。”一曲唱毕,观众丁瑞忍不住鼓掌叫好,为了戏,更为了词。

3月28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维权小课堂”,在望江县雷池镇雷港村的400年重阳木下广场,开讲——不,是开“唱”。

“好多年前,周边老百姓就喜欢在树下面唱戏了。唱戏之余,大家伙还会

将村里大小事在这里进行交流,发表一下感想。”雷港村党总支书记倪结苗介绍,这棵400年重阳木,不仅是乡愁的寄托,还为大家伙提供了开展文化活动的舞台、畅叙民生实事的会场。“比如我们平常的健康知识宣讲、村规民约制定、人居环境评比……很多活动都在树下进行。”

“现在这里又多了‘维权小课堂’,成了普及法律知识的教室,教老百姓懂法、懂维权,这是件大好事!希望课堂多多开课!”倪结苗称赞道。

“怎样做好普法宣讲维权知识培训是积极推进‘巾帼普法进乡村’工作的关键一环。我想,选择群众乐于接受的

方式,让群众信任的人去讲,效果应该会更好。”谈及开办“维权小课堂”的初衷,雷池司法所所长章赛男说。

多年来,由于经常进村入户开展普法宣讲,“90后”章赛男与潘金华等老人打成一片,成为忘年之交。在此过程中,她还成功地让这些在村里很有影响力的老人成为义务普法宣传员:面向农村妇女及其子女和家庭,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保护、树立家庭新风等开展普法宣传。

“对于群众提出的疑难问题,更要持续做好服务,才能做好普法维权工作。”在进村入户开展普法宣讲时,面对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章赛男知道就